

李白的思妇诗与弃妇诗

沙 灵 娜

在唐代以及唐代之前的诗坛上，有谁曾象李白那样独具慧眼，把妇女问题当成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摄入自己的诗笔，写下大量有关的篇章，而且写得那样精彩呢？偏执的王安石板起道学面孔辱骂李白，说“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①；尽管王安石也写写风流曼艳的小词，但从骨子里他是轻视妇女的，因而不可能真正理解李白。一些维护李白“尊严”的人如王琦，则以汉代经学家解释《诗经》的陈套，竭力说明李白的妇女诗“多属寓言，意有托寄，阳冰所谓‘言多讽兴’者也”，并举屈原《离骚》、陶潜《闲情赋》以证之^②，似乎将那些诗归结为多数是微言大意，就抬高了他。其实，无论是王安石还是王琦，何尝真正懂得李白妇女诗歌的要旨！

中外古今的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伟大的或是杰出的作家，不把表现妇女当成自己的天职，有些作家正因其通过妇女问题揭示了社会生活的一些本质方面和政治弊端而不朽。无庸置疑，象一切伟大的作家那样，李白有关妇女的诗歌，是他创作内容及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弱冠之岁直到垂暮之年，有关妇女诗歌的创作贯穿了李白全部的创作生涯。在他留存的九百余

首诗歌中，有关妇女的诗篇几占六分之一。诗人创造了可以列满一个长长的画廊的动人形象，其中有后妃、宫嫔、贵妇、商人妻、征人妇、女道士、歌妓、舞女、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以及天真可爱的农村姑娘和冒死行义的巾帼英雄，还有诗人温柔深情的妻子。李白反映妇女生活的深广程度及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些有关妇女的诗歌，十有八九描写她们的爱情生活，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在封建时代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妇女始终处在社会的底层，她们只是男子的附庸。纵然唐代妇女的恋爱生活比以后的任何王朝有更多的自由，可她们依旧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她们被剥夺了参预政治，参预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权利，而被束缚在家庭的狭小樊笼里。因此，妇女的活动天地不能不以男子为中心，她们的精神意向，她们的全部希望、感情，不可能不集中到爱情这个方面。她们的喜怒哀乐、生命的荣枯，不可能不围绕着这一中心而改变、而起落。唐以前的文人诗歌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多是男子狎玩的对象，不管把她们写得如何美艳绝伦、千娇百媚，却大都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玩偶，梁朝的宫体诗就是

代表。当然，也有少数文人诗，如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弃妇诗》、傅玄的《苦相篇》、鲍照的《拟行路难》等，写出了妇女真实动人的思想情感，对她们可怜的处境表示了同情，但这类作品数量既少，深度也远远不够。可是，关于妇女欢乐与痛苦的声音，却在历史悠久的民歌中不断地鸣响着。从《诗经》、《汉乐府》到《南北朝乐府》，有大量女性的或是为了女性的歌唱。李白正是继承和发展了民歌中妇女诗歌的精神实质，围绕着女子生活中爱情这一主题，以大量的诗篇展示了不同阶层的妇女生活的图画。

南宋陈藻《读李翰林诗》说：“杜陵尊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妇女，别无人物与形容。”^⑤陈藻认为在浑浊的当世，除杜甫外很难有人能得到才情卓萃、傲岸耿介的李白的青睐，因此，他就把注意力、把热情的目光投向了纯洁可爱的妇女。这一说法虽然有如空谷传响，没有在当时和后世的李白诗歌评论方面引起什么反应，但这实在是石破天惊的新颖见解。李白一生写过多少自伤孤独的诗歌！黑暗的官场充满各种权变、机巧，而人情淡薄、世风日下，他曾发出深沉的叹息：“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⑥。对于“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⑦的可悲现实，李白有清醒的认识，更有痛切的体验。诗人不愿去多写那些官场和俗世的须眉浊物，除非是为着给以讽刺或哂笑。李白一生也写过不少真挚感人的赠友诗，然而，他却用更多的笔墨来表现妇女——他心目中美和理想的象征，为此，他倾注了自己深深的感情和极多的心血。

李白描写得最多、最成功的是思妇和弃妇的形象，这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原因的。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权利和幸福得不到任何保障。丈夫出外谋生、游学、游宦或游历，更兼远戍、出征等等，妇女经常不得不独守空帏，度着凄凉的岁月。一旦遭到遗弃或是失去丈夫，他们就将落入更加悲惨的命运。所以，妇女在爱情方面的痛苦，从来都比男子深刻。唐帝国开元、天宝年间烽火经年不熄，大量的征兵抽丁破坏了无数家庭的和平生活，造成了广大妇女的深沉痛苦。另外，唐代商业繁荣，“商人重利轻别离”，他们终岁奔走四方，妻子则在家里愁水复愁风，担心着丈夫的安危，悼惜着虚度的时光，热切地盼望着丈夫的归来。这些征人妻、商人妇在无边的相思别离的苦痛中度过一个个孤寂的春朝秋夜，他们怎么能不满怀幽怨呢。至于宫廷妇女，更是天生的不幸者，王权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都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们在李白的妇女诗歌中都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李白的思妇诗和弃妇诗多用乐府旧题，有的诗则是古乐府的变调，都具有新的面目、新的生命。如《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⑧——恼人的春色惹动了相思之情，征人望归，妻子肠断，正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而妻子的感情更加深厚，不管独处深闺如何寂寞难耐，女主人公却丝毫不为外物所动。“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是她爱情的坚贞告白。这显然是从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

开”^⑨变化而来的，思想感情的境界却高尚多了。这首诗没有多少心理活动的描写，但女主人公纯洁美丽的心灵却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另一首古题乐府《乌夜啼》：“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⑩——黄昏时分，鸟鸟倦飞归巢，一天农事已毕，正该是家人掌灯聚话的好时光，这位征人妻子却独宿孤房，听着别人家的笑语欢声，她怎么能不停梭凝想，泪下如雨！此情此景，很象《诗经·王风·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⑪在李白这首诗里，思妇的主观感情表现得更强烈，虽然也没有细致的心理刻划，但通过一幅寻常的生活画面，仍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女主人公的精神面貌。诗中的“织锦”、“秦川女”云云，是用苏蕙的典故，然而诗人的主旨远远超出了咏古，而扩展到了对现实中一般征人妻子思想感情的提炼。其它篇章如《秋思》、《独不见》、《捣衣篇》、《思边》、《学古思边》、《寓言》其三、《折杨柳》、《春怨》、《闺情》等，都反映了征人妻对远人无尽的相思、盼望之情，其中最动人的是《捣衣篇》。

这首诗描写了女主人公正在“顿蛾对影恨离居”，忽然惊喜地得到了丈夫的书信，不料却是令人失望的消息：“狂夫犹成交河北”；交河远隔万里，在热烈的渴望中，她想要与爱人双双化作水鸟依倚着永不分离。但这只能是幻想，现实是彼此相思而不能相见。于是女主人公请使者带去“相思枕”，愿丈夫睹物而思人，聊以寄托爱情。篇末“明年若更征边塞，愿作

阳台一段云”^⑫。表现了思妇的梦想：双双化鸟不可得，以物寄情不足以安慰饥渴的心灵，她便梦想变作轻柔的云朵，追随远方的亲人。在这奇异、痴情的幻想中，包蕴了思妇多少酸辛！诗人通过细致的心理描写，让思妇的期望和痛苦层层发展，仿佛一点一点地向我们敞露了她整个的胸臆，倾泻了她深心的全部感情。

李白的许多思妇诗抒写了征人妻子的情怀。而在《子夜吴歌》其三中，诗人则通过更为广阔的画面，唱出了成人妻子共同的哀怨，以及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殷切希望：“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⑬长安的秋月之夜，该是宁静美好的，但从诗里我们听到的不是欢歌笑语，而是千家万户捣衣的声音，这是多么奇特的景象，多么不正常的生活！李白截取了月夜捣衣这一生活场景，真切而深刻地反映了广大妇女盼望消除边患、丈夫永不再征的心愿。

上举的几首诗中所表现的思妇之愁是深长的，但他们对未来的生活还怀着希望，诗歌的调子不很低沉。而在《北风行》里，李白将一个战死者的寡妇无可告慰的哀怨与悲愤，抒发得淋漓尽致。此诗是李白于天宝十一载（752年）在幽州时所作。《资治通鉴》载安禄山于天宝十载及十一载，曾几次侵扰奚、契丹，士卒死伤达数万人。^⑭《北风行》中女主人公的丈夫，正是这种不义战争的牺牲品。整首诗调促弦急，一开头就用夸张的语言展现出一派黑暗、严寒的景象，悲愁惨急的氛围：“烛龙栖寒门，光耀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其实也就是当时黑暗险

恶的社会环境，出现了“停歌罢笑双蛾摧”的幽州思妇的形象，悲剧气氛十分浓烈。思妇诉说她的丈夫“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纹金鞚鞍。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女主人公不忍看见丈夫的遗物，于是将白羽箭焚烧成灰，想用忘却来麻醉自己悲哀的心。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她如何能够忘却！心头的痛苦更加剧烈了，她不由得悲恸地疾呼：“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⑩诗人用黄河捧土可塞的夸张来对比思妇愁山恨海的不可消释，给人以极其强烈的震撼。

这首诗通过幽州思妇心理的刻画，控诉了战祸的制造者，对于蒙受战争苦难的普通百姓，倾注了深厚的同情。李白在此前一年所作的《幽州胡马客歌》里，曾指责轻启边衅以邀功赏的安禄山，讽刺他“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对其造成“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的惨象，发出深沉的悲叹，表示极度的不满。《北风行》正是基于他一贯反对黩武战争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写成的，因之除了艺术上有着震撼人心的感染力以外，它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作用。

李白的《长干行》和《江夏行》塑造了两个商人妇的形象，较之前面所举戍妇诗，表现出另一种风貌。《长干曲》本是南朝乐府短歌，与李白同时代的崔颢曾用此题写了四首清新的小诗，但表现的内容却比较简单。李白为了充分地描绘商人妇的生活、心理、创造性地将小曲敷衍为长篇歌行。正如胡震亨所说：“太白《江夏行》及《长干曲》并为商人妇咏，而其源似出《西曲》。盖古者吴俗好贾，荆、郢、樊、邓间尤甚，男女怨旷，哀吟清商，诸《西曲》所由作也。第其辞，五言二韵，

节短而情有未尽。太白往来襄、汉、金陵，悉其人情土俗，因采而演之为长什。一从长干上巴峡，一从江夏下扬州，以尽平行贾者之程，而言其家人失身误嫁之恨，盼归远望之伤，使夫讴吟之者足动其逐末轻离之悔。”^⑪这一段话指出李白对汉、金陵一带的风俗人情、社会生活情况有较深的了解，又由于采用了民间曲调并加以发展，因此《长干行》等诗中描写商人妇的“盼归远望之伤”，格外深刻动人。

《长干行》中的女主人公是民间女子，她的爱情生活比上层女子更自由，她和丈夫的感情有坚实的生活基础，正因为婚姻美满，夫妇一旦分离，痛苦就更深。比起前面所举的思妇诗，《长干行》的动人处在于生活气息极其浓郁。这首诗绘出了女主人公和爱人的童年时代、结婚、婚后生活、别离相思的各个生活断面，如“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写两小无猜的嬉戏，一片天真；“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将新嫁娘的羞涩情态刻划得维妙维肖；“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写出这位女子与丈夫誓同生死的深挚爱情，以及对于美满生活的坚定信念。“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生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女主人公对丈夫安危的担忧和丈夫远行后的寂寞凄凉。“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以简洁的语言表现了思妇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对时光空逝的悼惜、对团聚的渴望和对容颜不能持久的忧惧。篇末“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⑫表现出思妇盼待丈

夫的焦急心情和热切愿望。全诗由远及近，由浅入深，以女主人公一些具有特征的生活细节反映了她全部的生活、整个的内心世界。写小儿女的情事，真如同直接从李白的胸臆流出，萦回曲折，一往情深，并且还带有一种戏剧式的情味，艺术上极有特色。

李白的思妇诗不仅塑造了许多征人妻、商人妇的动人形象，还描摹了其他不同阶层的妇女。如《玉阶怨》、《秦女卷衣》抒发了官人的哀怨。《怨情》、《相逢行》、《长相思》等篇表现贵族妇女的相思离情，其中最出色的是《长相思》。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女子在“月明如素”的春夜里欲眠不得而起坐抚琴，她弹奏爱的乐曲，叹息着“此曲有意无人传”，于是幻想春风能将琴声心曲带给她的丈夫，然而丈夫“迢迢隔青天”，满怀柔情何由诉说！“昔时横波目”如今竟变作了“流泪泉”^⑩，刻骨的相思使她容颜憔悴，失去了光华。这位女主人公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感情缠绵悱恻，诗人刻画她的心理活动细微曲折，又以春花夜月迷离的景色映衬了她心中无限的爱思和怨情，整首诗如梦、如画、如歌，和谐动人。诗人采用了与女主人公身分、素养相适应的语言，这绮丽的辞采，来源于六朝宫掖体，与他的《春思》、《长干行》等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民歌风致不同，由此可见出诗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卓绝的艺术表现力。

李白不仅反映了妇女的真实生活，还借古事、神话传说塑造坚贞的思妇形象。古代传说安徽当涂县北，有人游于楚地经年未归，其妻登山望夫，化为石头。李白的《望夫山》、《拟古》其十二、《望夫石》三首，都是依据这一美丽的传说写

成，尤以《望夫石》最为动人：“仿佛古仪容，含愁带曙辉。露如今日泪，苔似昔年衣。有恨同湘女，无言类楚妃。寂然芳霭内，犹若待夫归”^⑪。诗人真把石人写活了，“露如”句思接千载，将土花沉厚的遥远的历史感，和露滴如泪可以触摸的现实感联成一气，奇妙之至。以下几句，创造了一个化为异物的思妇，依旧怀抱着永恒的爱与期待的坚贞的灵魂，令人难以忘却。后来的刘禹锡、王建都写过《望夫石》诗，比之李白诗却大为逊色。

李白代妇女抒写相思离情的诗为什么特别感人，如入思妇之心呢？这不能不从他自身的经历、遭遇来考察。李白的一生是漂泊潦倒的一生，对于相思别离，他有极深的体验，而随着对社会生活的步步深入，这种体验也日益深化。李白有许多诗篇抒写与妻子的相思别情。如安史乱前写的《别内赴征》三首及安史乱后写的《秋浦寄内》、《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在浔阳非所寄内》、《双燕燕》、《南流夜郎寄内》等等。这些诗歌表现了李白夫妇真挚深厚的感情。最奇特的是，李白自己抒情感到意犹未足，还创造性地代妻子抒情，如《自代内赠》、《寄远》十二首中的若干首，等等，使用第一人称，声口毕肖，充分体现了女性的温柔和深沉，虽是代言体，但因为诗人是代自己最了解、最亲近的人抒写感情，所以如同出于自己的肺腑，真切动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谁不以自身为对象来研究人，谁就永远不能获得关于人的深邃知识。”^⑫李白正是将自己对于相思离别的深刻感受推及妻子，推及他观察和了解到的各类妇女，因而写出了这些委婉多姿的优美的诗歌。

三

李白从青年时代就尊重妇女，同情妇女的种种不幸。相传他年轻时在四川家乡，有一次随县令观察河水暴涨的情形，有位女子溺死在江上，县令竟吟出这样的恶诗：“二八谁家女，飘来倚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旁朱”。李白当即应声续道：“绿发随波散，红颜逐浪无。何因逢伍相，应是怨秋胡。”李白蔑视那个鄙吏对溺死的女子非但不表丝毫同情，反而作出轻薄的诗句，所以续诗讥讽他。据说县令很生气，李白怕被这位“破家县令”罗织罪名，只好逃之夭夭。^②

一个伟大的作家必然是最富同情心、最具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李白正是这样，从上面的小故事可见一斑。对于妇女的痛苦，尤其是她们遭到遗弃的不幸命运，李白怀着深深的同情，他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情，而是以一种己饥己溺的心情去抒写弃妇的哀怨与愤怒，客观上无情地鞭挞了旧时代的封建婚姻制度。

李白年轻时以卓文君故事为题材的《白头吟》，是一篇成功的作品。诗歌以“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起兴，以鸳鸯“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作比，表现文君对美满爱情的渴求。但事与愿违，“相如作赋得黄金，丈夫好新多异心”；由于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改变，相如不念贫贱时的夫妻恩情，而“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落入了弃妇的悲惨命运。然而，她个性倔犟、情操高尚，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她不屑于乞求哀怜：“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她以免丝附女萝的纠结缠绵，来反衬相如“人心不如草”，谴责他的负义。但是文

君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她不能完全忘怀往日的爱和欢乐，她痴情地唱出心中的眷念：“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尚有梦来时。”在作了这样深情的遐想之后，文君再次正视了残酷的现实，明白“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见青陵台”。^③她用韩凭的故事歌唱了贵贱不移、生死不渝的爱情，这是对相如薄幸的斥责，也是对自己理想的赞颂。历史上的文君并未真的被遗弃，李白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另外一个光彩照人的弃妇形象，抒发她的愤懑，寄托她的理想，咏赞了忠贞纯洁的爱情。“古来得意”句，几乎是给历史作出的结论，真正珍惜爱情的男子实在太少了，“丈夫好新多异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是男权中心的旧时代的合理存在，连田舍翁多收了几斗米都想要“易妇”，试想，从周秦到唐代，从宫廷到民间，有多少妇女能够免于被丢弃的不幸呢！诗人揭示的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社会的弊病。

开元十二年（724年）秋，玄宗因宠幸武惠妃，以王皇后无子为藉口，将她废为庶人，不久她便忧愤而死。当时李白写了《古风》其二，以蟾蜍蚀月为喻，隐指皇后被弃逐致死的事实。诗中又以太阳为虹霓掩蔽惨暗无光，来比况玄宗昏庸，还用桂树遭到虫蛀不能结实，譬喻皇后无子是由于天子爱情转移。对玄宗不思量自己的过失，反而“天霜下威严”废斥皇后，诗人深致不满，为此“沉叹终永夕”、涕下沾衣^④。这首诗是虽“比”而实“赋”，诗人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表现了他过人的胆识。后来玄宗荒淫乱国，终于使唐朝的国势江河日下，李白此诗除了对妇女的不幸表示同情之外，还表现了他政

治上的预见性，意义十分深远。

李白的《长信宫》、《长门怨》、《怨歌行》、《中山孺子妾歌》等篇，都是代宫廷弃妇抒发怨情的。《怨歌行》自注“长安县内人出嫁，友人令予代为怨歌行”。诗中写一位女子十五岁入宫，因美貌被宠，曾经“荐枕娇夕月，卷衣恋春风”，得意于一时，然而君王用情不专，她很快就遭到厌弃，“沉忧能伤人”，致使她“绿鬓成霜蓬”，之后她又被随随便便地嫁了出去。她想借琴弦来舒吐满腹幽怨，但忧愁太深，竟将琴弦弹断，她只能怀着悲哀夜夜辗转反侧^②。这位宫人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呢？诗中没有明白地指责天子，然而用意是隐约可辨的。《中山孺子妾歌》代一位宫人抒写红颜老去被弃若秋扇的不平之情，虽然诗中说：“一贵复一贱，关天岂由身”，实际上这是愤激之语，这个天，宫女命运的主宰，不是什么超现实的东西而正是皇帝。从篇末“戚姬髡发入春市，万古共悲辛”句^③，可以见出诗人对历史上一切遭遇不幸的后妃宫嫔，怀抱着多么博大的同情心。

李白写得最好的一首弃妇诗是《妾薄命》，描写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失宠后被幽禁长门宫的悲剧。旧时代的妇女，大多以色相供人欣赏，狎玩，即使是尊贵的皇后也一样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的宠辱悲欢完全以皇帝的好恶为转移。陈皇后在得宠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贵幸无比；一旦失宠，“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皇帝的寡情负义令人胆寒。诗中以芙蓉花和断根草为喻，对陈皇后的历史状况与现实处境作了形象的、强烈的对比。对于自己被遗弃的悲剧命运，女主人公提出了这样的抗议：“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这正是问题的症结，

女子的不幸常常表现在或色衰爱弛，或是色未衰而爱已弛。皇帝可以凭借权力任意占有和随便抛弃天下任何的女子，阿娇的厄运到底应当归咎于谁，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以阿娇故事为题材的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是一篇著名的作品，一篇优美的抒情诗，它曲折尽情地抒写了阿娇失宠后的孤寂寡欢、日夜盼望武帝临幸的热切愿望，以及愿望不得实现的惆怅哀伤。女主人公可怜可叹的命运引起我们深深的同情。然而，假如把《长门赋》和李白的《妾薄命》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篇作品中女主人公思想境界的高下。《长门赋》中的陈皇后是十分卑怯，丝毫不敢抗命的，明明是武帝另宠新欢抛弃了她，她却“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ழ殃”，把失宠的缘由归结为自己的罪愆，而替皇帝文过饰非，真有点天王圣明兮臣罪当诛的味道。司马相如写出尽管君王不肯回顾，阿娇却甘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空自等待：“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④。这是一个毫无反抗性（哪怕是内心的反抗）的可怜的女性。因为《长门赋》的作者是御用文人，对于恩养他的主人，他不敢稍置微辞，所以他笔下的陈阿娇虽是一位深于情的女性，同时也只能是一个卑微可怜的女性。李白《妾薄命》诗中的陈皇后则大不相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幸是皇帝造成的，尽管她无法改变被遗弃的命运，她却不胜悲愤地喊出她心中的不平。

为什么陈皇后会有这样的反抗精神呢？这仍不能不从诗人自身的遭遇来考察。三年长安宫廷近臣的生活，使李白充分地了解了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对于统治者的翻云覆雨、刻

薄寡恩，他有过深切的体会。他自己是一个傲岸的、不肯屈身于权贵的叛逆者，他也把这种反抗精神赋予他所塑造的人物，表现自己对不合理现象的谴责和对于光明、理想的追求。

如果说在《妾薄命》这类弃妇诗里有诗人自己的影子，那么，他的另一些弃妇诗，简直就是他自身遭际的写照。李白曾经怀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① 的政治理想受诏入朝，然而老迈昏聩的玄宗却只把他当作御用文人，倡优畜之。由于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② 的倨傲不驯，使玄宗大为恼火，加上高力士、张垍辈屡进谗言，玄宗终于将李白逐出宫廷。李白对颠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的黑暗朝政极度不满，写下大量抒发忧愤的诗篇。他有感于和弃妇一样被愚弄、被抛掷的命运，于是借妇女的失志来宣泄他的一腔怨怒。《古风》二十六“燕赵有秀色”、《古风》四十四“绿萝纷葳蕤”《古风》四十九“美人出南国”、《于闐采花》、《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等，都是此类作品。诗人在《于闐采花》中痛苦地疾呼：“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妒蛾眉，胡沙没皓齿”^③。这首诗正象胡震亨所说：太白“伤君子不逢明时，为谗妒所蔽，贤不肖易置无可辨，盖亦以自寓意焉。”^④《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诗同样是“寓臣妾沦掷之感。”正由于诗人是用自己的思想情感、自己的血肉去塑造弃妇的形象，因此他笔下的弃妇都不是可怜虫，而闪耀着反抗黑暗现实的理想光辉。

四

李白的思妇诗和弃妇诗描绘了不同阶

层、不同类型的女性。这些女性大都具有诗一般美丽的灵魂、深挚热烈的感情、纯洁高尚的品格。李白能够认识并重视她们一切美好的禀赋，并且深深地同情她们的命运，能为她们的欢乐而喜悦高歌，为她们的痛苦或低徊叹息或大声疾呼。李白是以自己的心去理解女性心灵的。认识和表现女性的心灵，是李白妇女诗歌的显著特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心理分析几乎是赋予创作才能以力量的最本质的要素”，他认为托尔斯泰创作最重要的特点是掌握了“心灵的辩证法”^⑤当然，诗歌不能象小说那样精雕细刻，但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表现手法却有共通之处。我们读着李白的思妇诗和弃妇诗，也禁不住会惊叹诗人何以能够那样深透地了解女性的心灵，并能以细腻入微的诗笔揭示出妇女内心世界的全部奥秘：她们的爱与恨、希望和失望、幸福及痛苦、愤怒同抗议……诗人能够把握住女性丰富复杂、变化万千的心理活动，并将它们巧妙地表现出来，就象诗人自己感同身受那样地真切、深刻，因此也给予了我们几乎是同样真切、深刻的感受。掌握了“心灵的辩证法”是李白塑造妇女形象所以成功的要素之一。其它诸如对民歌形式、民歌精神的学习和宏扬；传统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语言方面千姿百态、施无不可的表现能力等等，都是李白塑造妇女形象所以成功的要素，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与李白同时代写妇女诗较多的是崔颢和王昌龄。崔颢存诗四十首，有十五首写妇女，但除了民歌风的四首《长干曲》清新可读外，其余的篇章皆鄙陋不足道。如他的宫怨诗《行路难》全无深挚之思，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什么：“只言岁岁长相对，不悟今朝遥相思”；^⑥他的《邯郸宫人

怨》一诗，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一位女子入宫后“岁岁年年奉欢宴，娇贵荣华谁不羨”的得意情形，后因君王去世，她被打入冷宫，旋又放归乡里，“父母悯我曾富贵，嫁与西舍金王孙”，这位宫人于是感叹“百年盛衰谁能保”，并归结为“人生万事由上天，非我今日独如此”，^①这是一个甘当宫妾、任随命运摆布的庸懦的女子。崔颢笔下其他的女性不是“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的无聊少妇，就是“还将歌舞态，只拟奉君王”的以出卖色艺为荣的奴才，或是“女弟新承宠，诸兄近拜侯”、“出入千门里，年年乐未休”的自夸荣显的贵妇。总之，全是一些没有人格尊严的土木偶。这可以说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作家世界观和品格方面的缺点，不可避免地要带进他的创作，崔颢自己是一个以玩弄女性为乐的无行文人，他是不可能塑造出有灵性、有光彩的妇女形象的。他的妇女诗比起李白，真有天渊之别，绝不可同日而语。

王昌龄存诗一百八十余首，有十九首描写妇女生活，其中十首是宫怨诗。这些诗歌以温柔的笔触抒写了失宠宫人寂寥悲凉的心境，寄予诗人深深的同情，艺术上以婉转含蓄见长，情调上怨而不怒，合乎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些诗都是短小的绝句（多为七绝），诗歌形式上有很大的局限，它不可能作细致深入的描述，而只能象写意画那样表现某种情调、某种意境。更重要的是，王昌龄本人从未接近宫廷，对于宫女的生活缺乏真实的了解，因此他

的宫怨诗全为咏古，尽管可能有某种影射当世的用意，却很难指实，它的现实意义远逊于李白的同类诗歌。至于李白在《妾薄命》等诗中所表现的对现存社会秩序强烈的反抗精神，更是王昌龄的宫怨诗所不具备的。王昌龄其余的妇女诗，描绘了天真可爱的采莲娃、浣纱女，以及盼夫归家的闺中少妇等，以凝炼的笔致勾勒了他们形象、精神和心态的基本特征，然而，象他的宫怨诗一样，只是得其轮廓，显得不够深入、不够具象化，因而艺术感染力远远不如李白的妇女诗歌。

后来的白居易曾以大量诗篇反映妇女生活，但诗人的讽喻目的过于明确，太有意作诗，主观讽刺的色彩太浓，所以真正动人心弦的佳作并不多。而且他对于妇女的同情，多表现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远不如李白和他笔下的女性同欢乐共悲哀那样令人感动。

李白具有较为进步的妇女观，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观察、体验生活又极其敏锐、深刻。他不仅认识和表现女性的心灵，还把自己的悲欢离合之慨、沉沦不偶之感，融入诗中的女性形象，更用自己人格的光芒去冶炼和锻造她们。这样，他就不仅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妇女心灵中固有的美，还进一步将它发扬光大。这一切，加上他独具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超凡绝俗的艺术才能，使他的思妇诗与弃妇诗达到了一个别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

注释：

①《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四《附录》引《冷斋夜话》第1537页。中华书局，1977年第一

版（下同）。

②王琦《李太白全集跋》。《李太白全集》

③《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三《附录》，第1499页。

④《李太白全集》卷三《箜篌谣》诗，第202页。

⑤《李太白全集》卷十一《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之一，第586—587页。

⑥《李太白全集》卷六，第350页。

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九，第1043页。中华书局，1983年第一版。

⑧《李太白全集》卷三，第175页。

⑨《十三经·毛诗·国风》，第2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⑩⑪《李太白全集》卷六，第355、352页。

⑫《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载》“八月，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骑二千为向导”，后“奚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天宝十一载“三月，安禄山发蕃、汉步骑二十万击契丹……”见第6908页及6910页。中华书局1975年第一版。

⑬《李太白全集》卷三，第215页。

⑭《李太白全集》卷四，第268页。

⑮《李太白全集》卷八，第447页，《江夏行》注引胡震亨语。

⑯《李太白全集》卷四，第256页。

⑰《李太白全集》卷六，第359页。

⑱《李太白全集》卷三十，第1406—1407

⑲《西方文论选》第4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⑳《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五《附录·李太白年谱》，第1577页。

㉑《李太白全集》卷四，第242—243页。

㉒《李太白全集》卷二，第89—90页。

㉓《李太白全集》卷五，第310页。

㉔《李太白全集》卷四，第283页。

㉕《李太白全集》卷五，第267页。

㉖《评注昭明文选》卷四，第1页。上海扫叶山房书局1919年石印本。

㉗《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第1225页。

㉘《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三《附录》苏轼《李太白碑阴记》，第1508页。

㉙㉚《李太白全集》卷四，第230页。

㉛《李太白全集》卷五，第314页。

㉜见《西方文论选》第426页。版本同注⑯。

㉝见《全唐诗》第303页《行路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㉞见《全唐诗》第304页。

㉟见《全唐诗》第304页《王家少妇》、《岐王席观妓》；305页《相逢行》。

㉟见《杜诗详注》卷八，第660—661页，《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一版。